四書說約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李　湛還白甫
孔心學抱一甫訂

上論卷之一

學而時習章

論語開卷這一個學字是學個甚麽時習是甚麽事尋嘗論學動以博文爲觧記誦考究便是工夫却不

知博文離不得約禮離禮言文便不是學到不如依註中明善復初還是其實孔子原有正經註脚則大學之道是也以明德為頭腦以天下國家為着落以誠意為欛柄誠意只是慎獨此外無學也中庸天命之性即明德也天地萬物即天下國家也而戒謹恐懼同此慎獨孔子之所謂學即子思之所謂教也論語動言仁即性也即德也孟子動言心即性也即德也說德說性說天命不似說心更易醒人而又恐人

據當下之人心以為心故又曰良心又曰本心本心乃性也乃德也故虞廷不能不以人心為心而必曰道心政見人之所自以為心多非本心須用精一乃執厥中精一何處用所謂慎獨也故聞見莫非學之功而不實用慎獨之功則考究記誦延平以為玩物喪志謂其於本心實際無干也只這時習章曰悅曰樂曰不慍此何等滋味向非於人所不見之地有内省不疚之功怎得這樣真切這樣超脫豈是考究記

誦摸得着○所學何事自當明白而夫子此章全重時習蓋本心難昧未嘗不自修持只轉念易乖學而易厭夫理義悅心原自雋永只為工夫間斷眾妙之門不開時時習則工夫無間本體流行深造自得欲罷不能悅可知已遠朋就正一脉道氣生民而目當吾世而重開性命生活得吾徒而大啓天壤之間何樂可以代此不知不慍更是別有天地非人間誰不知學原為己非為人知然名根未斷人不知時縱強支

持終有愠意只幾微含怒則學便不足色試把千古英雄勘到屋漏無言之地要說十分中全無一分為名的意思恐文王孔子之外未敢多許也夫子論依乎中庸便說遯世不悔又自謂不怨不尤知我其天可見這個地位是聖人是君子註解成德二字德者性也不加不損性分如此性不虧便是德成玩不亦君子乎揣量骨法自己也愛此章孔子自寫生面三個不亦却跟一個時習討出弟子不能學者政此時

習○人自生後日被慼憂懼三盤綑倒落得個窮也慼慼達也慼慼苦海無邊回頭宜早就世出世名教中自有樂地周茂叔教兩程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政是洙泗嫡傳無欲故靜是撥開羣陰扶起孤陽的本領在世界上着落而非逃之虛也時習二字因在世界上習動中煉性原難所以人多熬不過每每半途不如逃在世外較易脫灑所謂儒門淡泊收拾不住皆歸禪氏也聖人強處政在難熬處超然纔得真

性命完全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索隱行怪與道不遠人兩章政好參看樂從苦中生莫落俗塵尤忌玄徑○這個學一生只一件生活做不盡默識識此也不厭不倦皆此也志學志此也共學共此也下學上達即此是下即此是上也朝聞夕死聞此也吾斯未信信此也自其在物上應的曲當謂之格物自其徑行了所知謂之致知自其不欺了初念謂之誠意自其還復了本心謂之正心自其成了個人品謂之

修身隨其居處有高下作用有廣狹如在家上學便謂之齊家如在國上學便謂之治國如在天下上學便謂之平天下心正身修即是中和國治天下平即是位育先看學庸再看論語便醒○仁人心也第二章緊點出仁來又提出孝弟為本煞有意思

其為人也章

仁者萬物一體之本心也人而實一物於度外便非為仁然這個一體之心其通其塞全從事親從兄上

起盖一本之親尤是生意結聚處此處能忍再不消講别人了故親親者自然仁民愛物而所厚者薄無有不薄堯舜之道只算做孝弟論語發爲仁條件種種臚列而說爲仁的根本提出孝弟當頭煞有深意○本字最妙如樹之有根只從此處培養則生意自然淋漓塞天地橫四海仁覆宇宙秖叫做個孝子悌弟故此處說個爲本是全付精神都灌在上面非直比别事先幹而已○要明孝弟爲仁之本須放下别

念獨自個澄心靜觀討出孩提稍長的知能來不學不慮天根自露人為甚憒憒忽忽把自家本根一向埋没的幾盡本既不立道自何生又何怪做不出好事〇中庸論達孝而言明禮之可以治國即此意論語每提孝弟作學者功課孟子以入孝出弟為守先待後孩提之童一章點破真面目仁之實一章總天下之道而歸之於事親從兄合而觀之旨趣極明不必又添註脚

巧言令色章

仁者極真懇的一點生意自運自行與於穆之命同無聲臭巧令二字畫出的然的真相即此外炫心腸便把自然生意燒斷了○此不是謟諛人乃是粧有道氣象所謂色取仁也吾人自把無言之地拍一拍逐日言色可觀處是怎樣來闇然乎的然乎為巳乎為人乎即成象成爻悅萬耳而愜萬目與本來性命有甚干涉

吾日三省章

此纔是真仁者嫡派三省字全是人所不見處用功忠也信也習也有甚麼一定分數若論人之耳目儘足打點將去如不就無言之地自為省勘誰曉得他欠了多少三復此章令人忽然驚覺汗透濕衣〇省字是直入底裏一毫躲不過隱不下然却又是與日俱新窮無窮極無極曾之日省湯之日新一樣生活〇除了接人處事何處討本性着落除了戒懼内省

何處討復性工夫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總發此理

道千乘之章

五樁兒件件詳來都是求一個心上過的去爲國這樣用心所謂天德王道也蓋千乘在握無一民無一事不在主心上寄命我一處不盡心國必有受其敝者敬信節愛時使那樁事不在心上㪍算斟酌怎肯任巳之便而不恤國事此即修已以安百姓○真經濟極平嘗只是個實心做事與人異大凡有國者日

用職掌那個少了一件而逐端查考處處不妥○髙談心性者付以國事便不理天下那有世事外的心性省身之下續以治國亦似有情

弟子入則章

此是孔子教條良心人所自具而得力全在實踐上孝弟敬信愛衆親仁總是力行而學文者亦非枝葉聞見也蓋此心此理今古所同合千古聖賢之議論注措始發揮詳盡學文所以爲吾行也印其行之所

已合開其行之所未到孟子尚論古人孔子好古敏
求同此路數○餘力字活看隨時有空閑處便是不
然畢世難盡何以有餘○孔子論學強半指着落處
說依他做去纔是實地蓋良心之着落全在事上實
事不盡更何言學一會說總數一會說撒數各有攸
當然除了撒數沒總數○聖賢經傳原是發人心性
之理以為力行之助而後世記誦之學把所載的話
頭根原主意全不理會與自已身上了無干涉只在

口裏講面前說這樣學文算不得學文先儒謂之玩物喪志

賢賢易色章

此節說破學字的真解看易色竭力致身有信此於人生來真職分毫無愧色便是天地間一個真學者學而不在人倫上討實際要學作甚麽用○這四椿每靜言思之着實不敢强口學者須要輸心挤死向這上面求足色纔不枉稱學生二字孔廟從祀該用

古來忠臣孝子纔接得這條脉

君子不重章

四段是一套生活反而思之字字中膏肓也威重不是色莊乃精神內守不如此固不得學固字有趣一念之忠信人未必無本領全在主字上友不如已過而憚改是人不能自禁的毛病然這一友這一憚却是了不得的下場兩個勿字是自巳救命的靈符○要緊生活盡於此劈空點破待有心者上手

慎終追遠章

風俗薄惡原以無所觀感把本厚的德性出亡在外全在為上者以身提醒歸字有景

夫子至于章

温良恭儉讓是太和之氣孔子學而時習把天與的一點生意蓧養渾全根心生色自然如此凡在應接孰不心醉即後來未必能用而傾蓋之間一觸即動天為主而人不與焉許多不濟念頭此時都未及萌

○夫子之求之也是孟子以堯舜之道要湯文法從來無無文法的經傳

父在觀其章

意重觀行邉三年即指父没說道字便是善而不可改的何必斡旋別意聖人一處話祇單對一個症

禮之用和章

意為後節抑揚說起和原是禮中趣味然豈是外禮而成趣味者知和知字極可惱他自以為得禮之意

遂敢棄禮夫禮和是一件怎生離得不和則不成禮無禮何處討和晉人放曠都從清談莊老中來便是他知和處他甚據大道理以濟其自便之私天下人借為口實大壞綱常此章早已先罵倒深心苦語有關世教

信近於義章

信也恭也因也原是好意而往往吃虧似乎天下事未來如漆意外者只得聽之而非也事越不過理去

理原是可預操的教與免後悔的方兒只在愼始義之所在即未嘗言亦當從事禮之所在敬人處便是起人敬處可親之賢即無因者亦宜以為宗也○此為有意思做好人的說

君子食無章

學字兒影占身子而已說不得好畫一個好學的出來兩無求把人間安身立命的巢穴折了拵性命在事言上下手怕未恊於道就正大方何等功夫真實

是好○人生天地原有當盡的性分見得這一路着急心裏念裏再没别個可以撓得不繇他不如此故論語一書全要曉得頭腦則觸處洞然不然為甚麽

貧而無謟章

處貧富是聖門大關頭趄出一世全在此而工夫却是無窮無謟無驕已自有趣樂與好禮更自會心學者拚一生精神狠求進益細一層覺一層之粗深一步覺一步之淺子貢切磋琢磨之悟破的矣與此等

人言詩字字都中用看來呫嗶之學執滯死板全無靈氣不足與言○言貧富便是往未言詩便是來告往知來往中原自有來特人未能知知來纔是醒的往如於本題外徑無端杜撰一篇議論來却不好而從前反欲於處富貧外另求一學的道理甚繆

不患人之章

人不知已所失何在已不知人所失何在豈不自明而人之患却倒用了夫子與他掉個過○名心着實

難冷也不管他中用不中用便儘力患起至於不知
人原自不覺從何用患然要曉得關係於巳纔肯患

上諭卷之一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李衷實完一甫
杜允芳湘美甫訂

上論卷之二

為政以德章

德是天命之性民物同體而聲臭俱無者也為政者以之默焉自運便把天下手心都提在手裏○本文

明明為字而從來說無為口不煩言手不煩指天下自化可是𧽚𧽚以德兩字無限拮据只說他主意是以德耳○看取譬話頭是不下堂而天下治的意思治天下原不待下堂○日應萬幾何嘗不勞其心是為天下而非自為其玏是闇然而非的然○人自各具一徹天徹地的靈根只是自不提起非民之難化也中庸一書總發此消息

詩三百一章

從來經書千百其言使亦千百其理則不成經矣作者之意只是一路總向人性命處下手如用兵者正道坦道左犄右角或分或合長兵短兵無非合力以破敵人耳夫子此章唱破六經消息提起萬世窮經者之心持此法看去覺千言萬語都攢歸我心誰想這片無言之地被古人弔拷沒躲處註中感發懲創二語自確

道之以政章

人人都有良心雖汨沒之餘不能滅盡只是有様子在面前便油然感動自愧其非而自即於善如只迫以政刑彼目中原不曾見心中自不得動徒以規避成頑鈍耳民生三代後不得睹有道聖人遂使本心無自見之期可隕涕矣○德禮非廢政刑政刑亦是德禮但一則文告是憑一則躬修為主○此章即為政以德意

吾十有五章

此是學而時習實錄吾人天命一個至善從起初歸依於此而中間功夫淺深有日異月不同之妙盖體驗愈久本體愈親自然之理也○不惑指學之似是而非毫釐千里說到此處惡的已沒了只怕善有難認處盖天命之性雖極正大又極精微非功深力到那其間有老大歧路容易溷人○批頭原在天命上用功只是知字兒到五十時纔敢自許此理原命於天自然而然不是人做作的須還他個自然纔是學

○慈湖論不惑極是陸象山以乾坤易簡為學的規矩便是知天命註疏○耳順者無處非天命也言者不一而聞者能一言者有得失而聞者無疑悟是話到跟前無不立破⊙從心不踰只是爛熟然歷過多少學力纔全全的天命流行了夫子自描一生所得畢竟有描不出處執定字義揣摩如隔板猜枚水中撈月有甚相干啞子喫黃栢這苦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尔自喫

孟懿子問章

不是夫子自解幾乎把奉命當孝了三個以禮乃對症之說言踰分奉親不得為孝然此是俗心通病亦不特懿子為然

孟武伯問章

不言如何為孝而以親心告之極有機趣然此必是武伯對症彼寬說者未足語道也

子游問孝章

養自是不可少的特不可不敬犬馬之喻很絕教人當不住

子夏問孝章

色難二字從虛處下此一拳把人不自覺而不能自强的一條線索兜底提起

吾與回言章

喜他之極撰此文勢然亦見露聰明的是不聰明此道非才鋒智穎所可語也○私要活看只是既講之

後自為運用處以其屬於囘之自用故曰私畢竟是

視聽言動孔子看的見處○發字全在蹊徑之外人

看着亦無甚意孔子覺他是發我之言○退後去省

孔子只恁有心人除囘外聰明伶俐的都被他看破

本領去

視其所以章

以字易知由字便不理了安字那有於此留心者然

這一個字是人不自覺處不自藏處也須得這雙道

眼是弟子不能學的○察字有別樣眼力從冷處入不用多端便把他本色判定如守一生纔知之算不得察了過後神相誰不會

温故而知章

温故知新是尊德性的學問廣大高明精微中庸良知所包原無盡藏向此處用時習之功無處非故物所攝入無時非新機所迸出愈温愈知愈故愈新故故無窮新新新不已可以為師者有本之學纔能提醒

羣蒙也糟粕俗學窮年故我全無一些靈氣來動得人為不得師

君子不器章

與上章相連亦似連類器是憑才質的故有能者便有不能君子從本性起經綸左右逢原那有拘而不能通之處○教天下人幹天下事還須自得者能無窮有本者能妙用

先行其言章

口說到天邊身還坐家裏普天下學者大病孔子把這個先後替他棹了過有味哉子貢而上微汗○註中二語原非對待

君子周而章

公私二字極確細體乃見萬物一體原是本性沒來繇就其中尋幾個偏用其情是甚麽意思君子淡小人濃淡的寛濃的窄君子不可得見矣遍天地間都是結私緣耳

學而不思章

千經萬典都是為人心發揮心體無窮境界被他一一道盡學而思則合古人於我而以體驗自得思而學則合我於古人而以印證自安夫子說罔殆兩樣斷盡學者病痛

攻乎異端章

天地間原只有個同然是不可不攻是越攻越好的提本來之面目範一世於平康既謂之異端從毫釐

差千里容易混人認賊作子全在此奉此念以往彼假念的神通與正念的神通一般燒天攪地都從這攻之一字上起

由誨女知章

世間事原是知不盡的雖聖人亦然為甚麼不肯自認一個不知即此便是自欺了把知的本體全然失了知字原自有正解只在不昧其心聖人於此喝破雖對證子路而理原如此學者把知字錯解了遂欲

知聖人之所不知聞見愈多覺性益錮豈是小關係

子張學干章

干祿兩字說盡天下萬世學者的心腸聖人與了他在中之祿把自己一生樞機做成寡尤寡悔性中受享不比尋常向以為祿須是朝家所予豈知吾身現在○多也闕也慎也眞實修証所謂為己之學原不是為祿而說個祿在其中是連教帶掃的話

何為則民章

直者責難枉者獻諛一為君所不樂而便於民一為君所甚暱而不便於民一舉一錯是天地心霹靂手有大主張在是何等為民而民不服不如此人與怨家與仇如何肯服一句不服利害的緊

季康子問章

民俗難强而民性難滅都要從無言之地動他〇一介之士持身不茍見者斂容矧主上乎莊不必專論容臨不必坐朝時敬亦非對面時蹴踖也孝慈而忠

者見好學好以恩報恩也舉善教不能藉激揚為鼓
舞原是提醒人心妙法

或曰子奚章

會得人生道理無學術政事之分只是個素位而行
把帝王賢聖都作一路生活看是亦為政奚其為為
政微語最可會心

人而無信章

要行得去須人信我要人信我須我可信信字兒不

是才能然其為行之要領比才能更喫緊這個消息古今不易〇細驗來耳目口鼻都是活套東西憑甚麼令人信我夫來至其閒而敢保其必如何只緣着平生不扯謊耳扯過謊的即偶然是實人亦不信做人至此寸步難行

子張問十章

綱常是永易不得的即革命之際而此亦必因其有損益不同政為調此禮耳故損益是因字上逼出來

的不可作兩般看○張也每求難事夫子都說歸易處見天下妙道都是平嘗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可久此乾坤消息不是人的本領人遊其中為所用耳

非其鬼而章

各用一句考語是眼看這人下出的想是一個人遠鬼神務民義一條句當○謟字品格低無勇字本領不濟這都是人不肯甘受的而惱其名卻居其實要

不是諂非所當祭𡚁也難上為甚䖍前要不是無勇

明見大義挽也難止為甚退後

上論卷之二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杜紉芳洲美甫

宋文儒我醇甫訂

上論卷之三

孔子謂季章

君子於其不可為處斷乎不為不只是不敢全是不忍夫子下一忍字極有意大夫舞八佾是把天地間

頭一等不該的做了從此再無不可做之事孰不二字有來歷的緊○天下莫大於王王的且僭更不好僭誰

三家者以章

也不說他可不可只就其中點出奚取二字極掃人興

人而不仁章

此仁字便從忍字作對人只爲這點惻然生意難以

欺滅遂做出禮樂來其有聲有色可覩可聽的儀節都是摸寫他心之不能自已處人而不仁誠哉如禮何如樂何也夫子此語道破禮樂的本象令人來認

林放問禮章

天下事實意為本苟無其實繁文愈盛祇增其偽耳老子以為忠信之薄亂之首也政指繁文之禮說夫禮安得為薄特無本則薄耳○人心淳漓世運升降全係於禮人涉世末流以為禮固然耳獨有起而問

本者別具眼界大是有心人關係世教不小故夫子大之而告以本○范氏註極好

夷狄之有章

春秋所以作也語甚傷神不堪重詠○請觀今日之域中竟是何等之世界自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總因不自天子出來

季氏旅於章

謡祭非鬼的人心十分勝若只以僭論那裏顧得夫

子只就泰山講他一定知禮則旅者之輿掃矣然不止掃一個季氏并掃天下萬世之為季氏者所謂片言足以解紛也泰岱有聯來者無福不來者無禍從此出

君子無所章

原是觀君子之射起得與來射是爭的勾當而尚雍容若此就爭上還帶着君子故以君子無所爭領起從射起意而意在射外○味此意夫子之惡爭也甚

矣想君子也切矣

巧笑倩兮章

誰識得禮是後此語極駭末流此見極透本始學者不可無此眼睛○從一後字洩露天機超超玄著一段清談然非清談所可比者彼欲黜禮教而此則探禮原也彼壞世教其心曠而誕此維世教其心真而苦夫子每徘徊二代而夢寐東周就是此一段話說

夏禮吾能章

此章意全在言外觀末句可想蓋此二代乃周禮所從出也不然要徵他做甚〇睹末流之日盛悵本意之盡失無限情思

禘自既灌章

儀文具而實意哀夫子平生最好觀禮最惱此禮只照白文看自通似不必惹僭蓋論僭自是僭此處話且就不誠說何指東說西這樣費解

或問禘之章

講在中庸達孝章不知也原為非或人所及然指掌以言其可以治天下已是說了○禘只是個報本然要報起本來步步推去把天下衆生都關在本裏故曰孝之為道塞天地橫四海漢家帝號都帶孝字極有理

祭如在祭章

兩如在是為禮之敬即自言其意可想夫子以此自盡故每以此觀人天下之不為既灌者寡矣當因之

深省

王孫賈問章

媚字入士大夫之肺腑深矣覽夫子之言如頂門一灌兩目忽開許多路數若干精神都一時去了○謝上蔡謂命字知得真少了多少閑思量省了多少閑氣力此以數言就人一步的話夫子說天只以理言

周監於二章

人見夫子古板說他不從時王之制不知夫子却正

是從周先把周字解明是從二代中來的極得法○郁郁是彬彬話頭見文中其實有滋味也○觀於此從周的時賢已與周不相合還讓行古道的是從周不認的周何以講從也

子入太廟章

問即是禮極其妙解人論禮只以度數夫子却從心上說所謂無體之禮也試自反於所不知悍然不問這其間情狀如何是禮非禮○夫子那得無不知即

素學禮而考其文獻未若親炙其法物也安得不問雖知亦問之註過於尊聖而失其實矣疑問謂與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語意直截相同誠然

射不主皮章

替他譯一句而歸諸古道見得令不復然無限感慨意不在一射也全於言外會之〇夫子極惱的是力字這一咏歎便是不語之意惡爭惡力都就射上見妙趣

子貢欲去章

只說羊無用了誰知大中用人誰似孔子見的深長吾輩於此等處該進些識見○天下好事不嘗行而嘗不亡大抵皆空名所留當其虛有實之用

事君盡禮章

最可惱處莫大於以禮為謟成何人心而世道可知矣春秋所以作也○衰周時天下大勢只是個無君而其無君病原只是不認的禮夫子抗住波靡只是

個守住本等○盡禮指儀節說若論其精人安得見之而以為謟春秋之世欺君正在儀節

定公問君章

君使臣事是天建地設的分誼然要沒個真精神貫於其中只憑這舊門面敷衍使把極相關的事體都成流水數了禮是心之敬不肯一念有慢忠是心之誠不敢一念有欺堂廉之間聯為肺腑纔是個君臣

關雎樂而章

只是爲后妃之德了便未得宜哀既得宜樂全要識得主腦夫子此語大有意葢千載男女之情多少淫多少傷豈是說性情中不宜有樂與哀哉只爲主意非以德耳○求配望他爲風化根原故不可不得有德者今無以關雎之憂樂爲憂樂者緣他不省的這關係

哀公問社章

論社以木已非解周社尤杜撰之甚其意或亦欲勸

之立感然事體既未易言而謬解尤非正理故夫子深絕之○就有該陳的大義亦當以正出之如宰予所言純是滑稽家數聖人所極不喜

管仲之器章

心體如太虛應萬物而無迹受萬事而不盈即勛勳莫定冠古爍今亦加不得一毫意氣從來大聖賢窮居說個不損大行說個不加性分原是如此管大夫功儘蓋世夫子嘗極口揄揚而就其間看破他局量

以器小二字定之此全得於色相之外即管大夫亦不自知器大的即無功亦大器小的人即大功亦小這一路學問從天命之性來王佐之外便講不得○儉與知禮之疑只為不敢低看管子故就器小二字轉為摸擬夫子雖破他的疑惑而所指事實却又是器小的影神只為消煞不得生平功勞遂如此

子語魯太章

太師是樂的專門夫子却如何弄斧盖樂的度數算

不得樂樂自有一段真消息所謂元聲也此元聲不在度數外而却不在度數中從人心太和生來胸中沒有太和的難取定準須孔子纔自負知音而陳其來歷云云幾個如字是樂經所不載的乃孔子以己意授他如是如是全於蹊徑外尋之〇論樂而如是那樂官是也不知

儀封人請章

從來明王賢相為世間幹功業的不乏然既有位幹

事自無暇發揮大道以開來學人在世間一場事如何得個個分曉就四書中看夫子微言妙語把人自有而不自知的事體宛轉說盡做人生活纔得透露所謂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也却須得他無位纔得為此是豈偶然儀封人何姓何名有此具眼說是木鐸說是天意原不差〇夫子不失人極肯賜教從者見之此時說了許多透心涼的話封人忽然覺他是天差的一個老人〇人之心即天也孔子發透人

心知天命也乞里馬赤之喻堪與木鐸作對○天下無道指人自失其性說非泛嘗治亂

子謂韶盡章

兩個聖人的本色全寫在這樂上夫子此語是從筆墨蹊徑之外看出又不實發如何緣故只以微語點出○雍容揖孫發揚蹈厲各看都極盛美合觀便有些不自在的意思功大者文備德盛者情深二語甚確○不止放伐時不大雅既是放伐的人則前後總

帶本色即一節亦具全體夫子說他未盡善也是夫子的心纔覺他未善別人且以為比韶更偉○往嘗單論韶此並論武意重武邊而論武意全在以韶相形貽代大事只露八分便是十分了

居上不寬章

註中本字極好夫子觀天下事都從此處着眼本之有關即儀文有好處也沒用了○此第三卷都從言强半探本之論

上論卷之三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侯奉職石臣甫

李定棨曄若甫訂

上論卷之四

里仁為美章

魯無君子斯焉取斯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此自是至理然孟子去世最近而另作一鮮豈無所受◎孔子

看得仁字十分要緊以為天下除此外再無安身之處故言語決煞乃爾

不仁者不章

約樂之處出此入彼是少不下的而既已處之曰長曰久又是辭不得的今說個不可都怎生了此便把不可不仁的意說透了故仁者安此智者利此都在這境天理上為活計○以身入世約在約上弄倒樂在樂上弄倒這境界專能擺弄人個個都走樣了人

自有一個入水不溺入火不焚的故物天命之性是也此物不失一心嘗惺萬境超然便是孔顏樂處○這塊天理原超脫於約樂之外故處之自不相干又原着落於約樂之中故處之益能自得安之者不容思議矣利之者亦儘透脫

惟仁者能章

萬物一體原是無不愛的惡字兒是好字兒逼出來的好字兒是惡字兒形出來的惟其本意一樣看承

而人不一樣就合故不得不兩樣施行○仁者固看不見人是張三李四亦不覺巳是爲張爲李只一個大公爲主因迫而應故並世而賢奸不相溷即一人而瑕瑜不相掩乃天理之自爲淋漓非爲巳亦非爲人也纔算得個能者○好惡是持世的作用原非小關係人人各自以爲能夫子下個惟仁者妙哉最可玩味

苟志於仁章

惡之一字其根深其緒多其勢悍滅於東而已生於西强爲忍而終橫爲決怎奈何得他無了有道於此只在志仁盖私欲熾時萬難禁御只提起本來天性照一照便冷然自醒狂興索然了故惡非自起乃從本性不現而有之一性當權萬妄瓦解○千萬之惡只是個自私自利志於仁一點生意胞民與物便把惡的根縣絶了

富與貴人章

富貴貧賤是身世大關頭超凡入聖全在此處所欲所惡人情不遠不處不去只為天理良心上過不去耳靠此一點良心抵住兩般俗念死掙個君子出來然說個不去仁是無時可去的生活蓋富貴貧賤之交我雖打發過去然非一往而不再來之物則我之欲惡非一滅而不再生之情終身攪擾無時無處非其所乘我一有鬆懈抵隙而入從前功行盡成灰矣故君子於仁是終食無違的即造次顛沛一針不錯

○看這般用功纔跳出樊籠之外靜若山動若水造化為徒好個君子孔之浮雲富貴顏之簞瓢陋巷孟子大罵受非義萬鍾為失其本心是一脉學問過不得此關休講人品

我未見好章

好惡便是用力於仁無以尚不使加便是用力有力不用而言不足不足因用而後見未見用者故未見不足也○一日二字極提醒人所謂欲仁仁至也特

以此字做考較法百年中無此一日還要賴天乎○
幾個未見極替人發急依夫子說便人皆可爲堯舜

人之過也章

仁是本來生意原不可以畦徑求觀過知仁有味哉
孔子原認的仁○過中之仁或是事出無心或是明
知不顧一片真機溢出於意料之所不忍用形迹之
所不忍避千古來多少忠臣義士孝子悌弟都從這
塊地上過光景

朝聞道夕章

人把道看極輕把死看極重道可以不聞死則再沒可的豈知人生修短不一而無不盡之身有生必有死如晝之必有夜也貪生怖死達者所笑但醉生夢死則甚不可耳道者天命之性人之所以為生也乘此而來當抱此而往不聞道者死真死也生之理已滅也死又枉死也生之事未畢也知道者但論何時聞不論何時死本性得現大事已畢生順沒寧說甚

朝暮此個消息紙不能載手不能授口不能傳反而求之必有先景大要孔子為人不聞道虛生虛死出此盡頭話漏盡天機是道何物聞之者便怎樣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還須親自打開門去看○糊塗過百年不如明白過一日明白纔覺是我

士志於道章

不處富貴不去貧賤以為君子存仁實際盖道心與俗念不容並立普天下心不能存道只是俗根為祟

此根未除所稱志道祇依傍名目耳八字着脚實下工夫處全來不得何足與議○范文正黄蘊賦忠武侯淡泊語王曾志非温飽纔是家數孔蔬水顔簞瓢豈止是要做守貧節義而已受享係其所遭本富者不必强爲畱只是本貧者却不可恥其陋貧者士之嘗所恥當隨所志○人疑既是志道何爲又恥惡衣惡食然天下却真有這等事且都是這等事一把凡火從裏面隱隱燒起把天與靈根巳自燒斷而却猶

貌上粧口裏講儼然自以為有道不悟其質之已非也學者影神被孔子總描在此

君子之於章

一氣說不可作兩截以天下還天下何等自然没來繇着適莫做甚○義不是無主張的但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其或可或否聽其自現不容先以巳意安排○義字有許多觧特於此章却就無成心一邊講○天下事可否原自現成大半為成心先主遂覿面而

相違故本領在兩無上這兩個字越是擔當天下的豪傑越不能無○庖丁觧牛篇該看天下原有窾會適莫的刃便要折

君子懷德章

德是天理刑是王法德之所棄刑之所取原是一條脉路懷德德無限量便要尋向上去、上則戀戀難栖全無超然之意矣懷刑刑有規矩便要尺寸不失惠則紛然蠅逐全無自守之意矣○天地間兩般大綱

條目孔子家法　○高皇功令其即德與刑之謂也

放於利而章

放利的人只顧望前走全不回頭看畧一回頭毛骨悚然便也不敢多怨二字怎禁得起○利原是天下公物放的人便只見是一巳的物夫利既是衆人的生活放利只得礙着人我從人的性命處礙着怎不傷心○放字須是奸須是狠須是盡把天下東西歸於我到此間誰甘得我過

能以禮讓章

指為國的說禮之節文度數尺寸難假而其實原從讓心生出大綱小紀三百三千都以一腔真實謙和灌於其間則朝野臣民共忻愷於太和之宇為國何有不然讓之意既無則禮反為長傲之具無論國即禮亦不相干矣純為據禮以爭者發○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與此相發○其實當依左傳解繞於白文合

不患無位章

就人之患下一轉語便成聖學故聖凡原不相遠○既是患無位却不思位是做甚麼既患不已知却不思知是知甚麼懞憧可笑○此處且莫提不必有位不必人知的公案提便是腐儒

參乎吾道章

此等書自問自解不必用註人能忠恕何之不可天地萬物只憑這點心一齊穿透試一驗之如有不能

貫之處再來媯忠恕不遲○一言可行便是此意或以為彼單解恕也夫聖人言語全要活看尋行數墨毫釐千里矣忠恕二字有時當兩個有時當一個此處政當一個中庸施諸己而不願勿施於人不在忠恕違道不遠下乎○聖人恁的直截說後儒猶婉轉不已只是把聖學看的太高不敢在當行中討他却不知聖人高處政為生活在當行中真實着脚不比懸空解悟你試為之好容易理學大儒個個於此字

費力果其能之一點生意遍滿六合堯舜性之忠恕也湯武反之忠恕也從心不踰自然忠恕也三月不違庶幾忠恕也

君子喻於章

此是分關㨿總的話聖狂之界原只於此最當先辨○君子小人各極其意之所欲做了一生各有無限條欵不盡情形夫子郤從旁總斷一句一壁是喻義一壁是喻利喻字是無言之地自爲認取即各人亦

不自覺賴先覺的唱破○君子一生何嘗自全形迹小人一生何嘗自外名教而君子成就了君子小人成就了小人都從義利之間分楚漢於不言之處定從横南軒以無為而為有為而為分義利象山遡喻於志怍不得冬月汗出纔知道如今的義都是利乃一様生活兩様主意

見賢思齊章

此書有甚難解只是人無此心○誰不曾見賢一般

也羨他而一羨之外無餘美見不賢也嗔他而一嗔之外無餘美以爲在人的賢否不管我事夫子卻要他都管巳事則終日隨處感觸無非警覺之資是也得濟

事父母幾章

父母有過子不得比於人須要撥得回轉而用心甚苦用力甚勞不事强持全用感悟有意無言有言不盡之處要父母愛其誠憐其苦而亮其心因以聽其

言舜當時順親必是此道幾者窺其有將然之意也故下云見志不從彼時埋頭而語各在言外也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字字可泣

父母在不章

註字字動人不置不忌無憂無失曲盡

父母之年章

夫子自觧甚有意味故曰不可不知不然如知其歲數而已即不肖之子亦必知之註中愛日字最得

古者言之章

說起來實是可耻從今後不敢大口說話了○此語眼看今人心想古人口說古人意在今人着力在提出躬字加上耻字明說今不知耻○夫子也不撰甚新奇之語往往就人身上勾當冷發一語語甚現成全非杜撰而意自靈透偏能使人負愧於無言之中

以約失之章

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極確○切莫學大家手段凡

事收斂自鮮過失

君子欲訥章

言易行難原是大病孔子一生慥慥便只為此○此有一片真精神所謂闇然也四書中此語大同小異數見不厭其重亦為是要緊事耳

德不孤必章

德雖是不易成的然却是人同有的要望他多便難說要說他孤亦非也天下之大豈無知已聲應氣求

白有其人必字決定不誑註中必以類應極確當世豪傑幾人未有不求相知者此應乃天為之○識度足以相當不必造詣一一敵體○天地間少此隣不得靠此隣不小

事君數斯章

註中當去當止有意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亦確

上論卷之四終